

定窑与定瓷研究札记二则

Two Notes on the Ding Kiln and Ding Porcelain

朱建路

Zhu Jianlu

(邯郸市博物馆, 邯郸, 056002)

(Handan Museum, Handan, 056002)

内容提要: 苏天爵《滋溪文稿·元故朝列大夫开州尹董公神道碑铭并序》中相关内容是有关元代定窑的重要史料, 为以往陶瓷史家所忽略。据此分析, 元代定窑并没有断烧, 且仍每年向皇宫进贡。宋金分立后, 南方定瓷因难得而珍贵; 北方定窑在金代之后也衰落, 因而史籍中更鲜见记载。但医典中定瓷末入药的记载增多, 这与宋金之后定瓷产量减少, 日益珍贵有关。

关键词: 元代 定窑 定瓷 中药

Abstract: The Shinto inscriptions of Dong Shiliang, which was included in *Zixiwengao* (滋溪文稿), Volume XII, is important to research the history of Ding Kiln in the Yuan Dynasty. But it was ignored by scholars. We can analysis that the production of Ding Kiln did not stop in the Yuan Dynasty, and Ding Kiln was still a tribute to the Royal Palace annual. After the separation of Song and Jin, the Ding Kiln porcelain were rare and precious in the southern. Ding kilns declined after the Jin Dynasty in the northern, therefore, they were more rarely recorded in historical records. However, the records of the Ding Kiln porcelain powder as a kind of drug increased, which was related to the decline of Ding Kiln porcelain production and more precious after Song and Jin.

Key Words: Yuan Dynasty; Ding Kiln; the Ding Kiln porcelain; Chinese medicine

河北曲阳的定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 以生产白瓷名闻天下, 兼生产紫、红、黑等瓷器。一般认为定窑创烧于唐代, 兴盛于宋, 断烧于元。瓷器虽是民生的必需, 却因无关“国计”, 因而文献的记载相当匮乏。与大多数瓷窑研究一样, 定窑研究也常常只能就器物论器物。本文将读书过程中发现涉及定窑与定瓷的两个

问题, 以札记的形式写出。不当之处, 请方家教正。

一、从《元故朝列大夫开州尹董公神道碑铭并序》看定窑在元代的烧造

《滋溪文稿》是元代名臣苏天爵的文集, 是书卷

一二《元故朝列大夫开州尹董公神道碑铭并序》(以下简称《董士良神道碑》)记载董士良任曲阳尹时的一则轶事,涉及元代定窑的状况,未曾被陶瓷史家注意。兹征引如下:

(曲阳)邑陶缥瓷,岁贡有常,是年,色幻为赤,奇异可玩。公曰:“礼,奇器不入宫,今若输之,是求媚也。朝廷若复欲之,民何由致?”悉毁而瘞之,人服其识。^[1]

20世纪30年代,叶麟趾先生通过调查指出定窑在曲阳而不在定州^[2],这也被以后的考古发掘所证实^[3]。叶喆民先生“1977—1997年四次去定窑遗址复查时,也曾目睹大量金、元时期的黑釉鸡腿瓶残片和具有金元时期特征的叠烧法造成一圈无釉的白瓷盘、碗片。说明它在此期间并未中断生产,而且至今尚有遗物传世。”^[4]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于2009年9月—2010年1月对定窑遗址进行了主动性考古发掘,发掘面积776平方米,除了晚唐至金的器物外,还有“大量元代定窑瓷器出土”^[5]这些都是用考古学的方法证明了元代定窑仍在曲阳且并未断烧。《董士良神道碑》中的记载为曲阳的瓷窑,所指应为元代的定窑。

定窑元代没有断烧,但元代定窑的状况却难知其详,被认为是元代定窑的传世器物也十分稀少。有学者统计至今能判定为元代定窑的产品大致有5件^[6]。2012年9月在故宫博物院古陶瓷研究中心主办的“定窑学术研讨会”上,耿宝昌先生做《漫谈定窑》的发言并向大家展示了一件定窑绿釉三足方口鼎,鼎上有铭文“至元二十二年造”^[7],后至元没有二十二年,此定窑鼎绝为前至元时期产品。《董士良神道碑》记载:“大德初,公(董士良)起家承德郎、保定路曲阳县尹”^[8],从文献的角度印证了元代的定窑一直在延续,而且烧造中心也是在曲阳。元代定窑“岁贡有常”,说明元代定窑中也有一些精品。现在传世定窑器被认为属于元代者极少,肯定有一些元代定窑器被混入宋金定瓷器中,值得深入研究。

定窑以烧造白瓷为主,《归潜志》有“定州花磁瓿,颜色天下白”的诗句。但定窑曾经烧造红瓷,南宋周辉《清波杂志》云:“饶州景德镇,陶瓷所自

出,于大观年间窑变,色红如朱砂……云:比之定州红瓷,色尤鲜明。”^[9]宋邵伯温《邵氏闻见录》中“定窑红瓷”条云:“(宋)仁宗一日幸张贵妃阁,见定州红瓷器,帝坚问曰:‘安得此物?’妃以王拱辰所献为对。帝怒曰:‘尝戒汝勿通臣僚馈送,不听何也?’因以所持柱斧碎之。妃愧谢,久之乃已。”^[10]从臣僚向张贵妃进献定州红瓷来看,定州红瓷在南宋也是十分珍惜与珍贵的。那么定窑的红瓷在元代是否还有生产呢?从《董士良神道碑》的记载来看,曲阳的瓷窑出人意料地发生窑变烧出了红瓷,“奇异可玩”,董士良也认为这是“奇器”,这说明元代定窑日常生产已经没有红瓷,红瓷烧造技术已经失传。偶尔出现的红瓷,被官员怕官府以后索取无度而砸毁。

元代国俗尚白,景德镇御土窑就生产白瓷,《至正直记》记载:“饶州御土,其色白如粉垚,每岁差官监造器皿以贡,谓之御土窑,烧罢即封土不敢私也。或有贡余土,作盘盂、碗碟、壶注、杯盏之类,白而莹,色可爱。底色未着油药处,犹如白粉。甚雅薄,难爱护,世亦难得佳者。”^[11]据《董士良神道碑》,元代定窑“岁贡有常”,说明元代定窑的产品在宫廷用瓷中占有一席之地,定窑也有着官窑的性质。曲阳县尹对进贡器物有着决定权,说明曲阳县尹掌管瓷窑的生产,朝廷并没有在此设立直接的管辖机构。

《元典章》卷二十二《户部八·磁窑二八抽分》记载:“至元五年七月初五日,制国用使司:来申:‘均州管下各窑户合纳课程,除民户磁窑课程依例出纳外,军户韩玉、冯海倚赖军户形势,告刘元帅文字拦当,止令将烧到窑货三十分取一。乞施行。’制府照得先钦奉圣旨节文:‘磁窑石灰矾锡椎课,斟酌定立课程。’钦此。兼磁窑旧例二八抽分办课,难同三十分取一。除已移咨枢密院,行下合属,将合纳课程照依旧例办课外,仰照钦依施行。”^[12]从此段记载来看,窑户交纳课程的旧例是二八抽分,即使是军户也不例外。定窑的生产方式可能也是如此,窑户自由生产,产品二八抽分。

二、定瓷的药用及其他

光绪《重修曲阳县志》记载：“白瓷，龙泉镇出。昔人所谓定瓷是也，亦有设色诸式，宋以前瓷窑尚多，后以兵燹废。”^[13]说的是靖康之变后瓷窑被废。但考古发掘显示，“金代是定窑制瓷业最为繁盛的时期”^[14]，定瓷仍出现在金人的日用之中。南宋周煇《清波杂志》记载：“煇出疆时，见虏中所用定器，色莹净可爱。近年所用，乃宿泗等处所出，非真也。”^[15]周煇的记载说明除了金代有定瓷外，南宋也曾仿烧，但毕竟与真定瓷有区别。刘祁《归潜志》卷八：“主长葛簿时，与屏山、张仲杰会饮，坐中有定磁酒瓿，因为联句，先子首唱曰：‘定州花磁瓿，颜色天下白。’诸公称之。”^[16]“坐中有定磁酒瓿”说明它仍是日用品。大蒙古国时期《长春真人西游记》记载李志常在锡尔河与阿姆河之间的河中地区见到“车舟、农器，制度颇异中原，国人皆以鍮石、铜为器皿，间以磁，有若中原定磁者。”^[17]说明李志常对定瓷是熟悉的。

但靖康之难后宋金分立，南宋定瓷因稀少而珍贵。金代之后定窑也衰落，史籍中关于定瓷本就稀少的记载更为鲜见。与此同时，定瓷在医学上使用的记载却越来越多。定瓷片被碾成细末作为一味中药，具有了药用的功能。北宋唐慎微编著《证类本草》记载“白瓷瓦屑，平，无毒，主妇人带下白崩，止呕吐，破血，止血。水磨，涂疮灭瘢。定州者良，余皆不如。”随后引《经验后方》说“治鼻衄久不止。定州白瓷，细捣研为末，每抄一剎耳许，入鼻立止。”^[18]南宋洪遵《洪氏集验方》卷四：“治沙石淋：定磁末，罗细，以生地黄槌碎，同煎，如熟水，时时饮之。”^[19]南宋朱佐《类编朱氏集验医方》卷七专门记载有名为“定磁散”的药方，“定磁散：治砂石淋。真定磁、赤芍药。上等分。为细末，浓煎灯心汤，空心，调服”^[20]，此处“真定磁”是与《清波杂志》记载“宿泗等处所出”仿定瓷相对的，可见真定瓷的珍贵。

朱肱编《普济方》是明初编修的一部大型医学书籍，书中广泛搜集明代之前的医书和其他相关著作的医方。《普济方》卷一百十一《诸风门》记载一药方中有“定州细瓷末半两”^[21]。同书卷三百九十七《婴儿下痢门》治小儿三岁痢或赤白冷热不调一方为“鸡子、白定粉相和，研膏，用水七分煎三分温服，量儿大小加减。”^[22]《普济方》中收录的以定州瓷器入药的方子肯定产生于明代之前。明代王肯堂撰《证治准绳》卷九十四记载：“张氏家传，丸如菉豆大，分五色，用朱砂、青黛、白定粉、光黑、蜜陀僧，名为五色丸，非时进米饮下。”^[23]同书卷三十八中有用白定粉水治脘气的药方^[24]。明清之际学者方以智《物理小识》卷八《器用类》“料丝”条记载：“闽中……亦以铅料丝磨浆能止血破血，犹之白定瓷末之能止鼻衄、涂疮瘢也。”^[25]

与定瓷入药相对，一些医方指定要在定瓷器内研磨药物。元代王好古《医垒元戎》卷十二“局方来復丹”要求“硝石半两，同硫黄并为细末，入定磁内以慢火炒，箆子不住，手搅令阴阳入，不可火太过。”^[26]同书卷十“疮疡疥癬例”有“银丝膏”要求将各种药材“定磁器内油熬沸”^[27]，元许国祯《御药院方》记载“治疮肿折伤门”有大红膏方：“乳香、当归各二两。琥珀、香白芷、没药、白芍、白及、白欬各一两。历青一十六两。黄丹一两。小油四两。绵子一两、木炭三斤、定磁碗二只。上八味为细末，同历青一处放在碗内，用文武火熬，以历青溶开，次下小油，徐徐下之，看靛硬软得所，用绵滤在木盒内，放温，次下丹熬成膏，若用时，摊于纸上用之。”^[28]清赵之谦《勇庐闲诂》“瓷之属”条记载：“今京师瓷壶有索高价者，视之，为明嘉靖时物，亦有万历中画采者，皆药瓶。又见一定瓷扁瓶，上刻双螭，仿佛宋元器，亦明时药瓶也。”^[29]可见明代也有用定瓷壶作药瓶者。

瓷器的主要成分是 Al_2O_3 、 SiO_2 等硅酸盐，硅酸盐有治疗疮癥和利尿通淋的功效。瓷器入药有其科学原理并不足奇，但强调入药专用定瓷则必有其因。北宋的定窑器本身就是名贵珍品。靖康之变后定窑已经不在南宋辖区，定瓷难得。伴随着金代之后定窑的衰

落，定窑器更成为稀品。物以稀为贵，碎瓷片也因而被神化，用来作为治病的良药，这是金元定窑衰落的一种反映。

综上，《滋溪文稿·董士良神道碑》是关于元代定窑的珍贵资料，它说明定窑在元代没有断烧，而且

定瓷“岁贡有常”，每年需要向皇宫进贡。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定瓷生产在北宋灭亡之后处于衰落期，文献中关于定瓷片入药的记载在宋代之后增多，反映的是定瓷越来越珍贵的状况。随着定窑研究的深入，需要多角度对文献资料进行挖掘和解读。

注释

- [1] (元)苏天爵：《滋溪文稿》，中华书局，1997年，第190页。
- [2] 叶麟趾：《古今中外陶磁汇编》，北平文奎堂书庄，1934年，第10页。
- [3] 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曲阳县涧磁村定窑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1965年第8期。
- [4] 叶喆民：《中国陶瓷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463页。
- [5] 黄信：《关于定窑的分期问题》，《文物世界》2010年第4期。
- [6] 梦斋主人：《元代定窑初探及相关纪年器的研究》，《收藏界》2010年第3期。
- [7] 项坤鹏：《故宫博物院定窑学术研讨会综述》，《故宫博物院院刊》2013年第1期。
- [8] (元)苏天爵：《滋溪文稿》，中华书局，1997年，第190页。
- [9] (宋)周辉撰，刘永翔校注：《清波杂志校注》，中华书局，1994年，第213页。
- [10] (宋)邵伯温：《邵氏闻见录》，中华书局，1983年，第13页。
- [11] (元)孔齐：《至正直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80页。
- [12] 《元典章》，中华书局、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895、896页。
- [13] 光绪《重修曲阳县志》，上海书店，2006年，第472页。
- [14] 秦大树、高美京、李鑫：《定窑涧磁岭窑区发展阶段初探》，《考古》2014年第3期。
- [15] (宋)周辉撰，刘永翔校注：《清波杂志校注》，中华书局，1994年，第213页。
- [16] (金)刘祁：《归潜志》，中华书局，1983年，第91页。
- [17] (元)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76页。
- [18] (宋)唐慎微：《证类本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40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05页。
- [19] (宋)洪遵：《洪氏集验方》，《丛书集成初编》第1438册，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38页。
- [20] (宋)朱佐：《类编朱氏集验医方》，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第152页。
- [21] (明)朱橚：《普济方》，《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50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607页。
- [22] (明)朱橚：《普济方》，《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60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445页。
- [23] (明)王肯堂：《证治准绳》，《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70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676页。
- [24] (明)王肯堂：《证治准绳》，《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68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641页。
- [25] (明)方以智：《物理小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67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918页。
- [26] (元)王好古：《医垒元戎》，《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45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885页。
- [27] (元)王好古：《医垒元戎》，《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45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848页。
- [28] (元)许国祯：《御药院方》，人民卫生出版社，1992年，第202页。
- [29] (清)赵之谦：《勇庐闲诂》，《丛书集成初编》第1481册，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9页。